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古文關鍵卷下

詳校官編修臣謝振定
助教臣常循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王慶長

校對官中書臣葉蘭

謄錄舉人臣馮蓋

欽定四庫全書

古文關鍵卷下

宋呂祖謙撰

老蘇文

春秋論

此篇湏看首尾相應枝葉相生如引繩貫珠
大抵一節未盡又生一節別人意多則雜惟

此篇意多而不雜

六句應接得緊切自此振發公私二字是一

篇本意

賞罰者天下之公也。是二字是主非者一人之私也。位之所在則聖人以其權為天下之公。一段兩發而天下以懲以勸道之所在則聖人以其權為一人之私而此句接得緊天下以榮以辱周之衰也。位不在夫子而道在焉。夫子以其權是非天下可也。而春秋自此開說賞人之功赦人之罪去人之族絕人之國貶人之爵諸侯而或書其名大夫而或書其字不惟其法惟其意不徒曰此是此非而賞罰加焉則夫子固曰我可此句接得緊處結

以賞罰人矣

辭窮此說賞罰的

者天子諸侯事也

立往下字工

夫子病天下之

諸侯大夫僭天子諸侯之事而作春秋而已則為之其

何以責天下位公也起得好

私也私不勝公則道不勝位位

之權得以賞罰而道之權不過於是
非道在我矣而不得為有位者之事則天下皆曰位之不可僭也如此不

然天下其誰不曰道在我則是道者結得盡位之賊也曰夫子

豈誠賞罰之耶徒曰賞罰之耳庸何傷曰我非君也非

吏也執塗之人而告之曰某為善某為惡可也繼之曰

某為善吾賞之某為惡吾罰之則人有不笑我者乎夫子之賞罰何以異此然則何足以爲夫子何足以爲春秋曰夫子之方入本意春秋也非曰孔氏之書也又非曰我作

論難似已窮

右以兩句說不當先反後說

之也賞罰之權不以自與也曰此魯之書也魯作之也

與後與字相應

說明此方明說

有善而賞之也有惡而罰之曰魯罰之也何

以知之曰夫子

證切

此是光渭之意

一篇根本在下面

說明此方明說

繫易謂之繫辭言孝謂之孝經皆自名

之則夫子私之也而春秋者魯之所以名史而夫子託

大抵古人作文自有光焉則夫子公之也公之以魯史之名則賞罰之權固在

得之意上而甚有力若不如此次接如何稱得上面

魯矣春秋之賞罰自魯而及於天下天子之權也魯之

語工柳揚

句法

結好

賞罰不出境而以天子之權與之何也曰天子之權在

周夫子不得已而以與魯也武王之崩也天子之位當

在成王而成王幼

就魯使周公事幼

妙

公以為天下不可以無賞罰故不

得已而攝

說得意出

天子之位以賞罰天下以存周室周之東遷

也天子之權當在平王而平王昏亂故夫子亦曰天下

不可無賞罰而魯周公之國也居魯之地者宜如周公

聖人意雖未必然在此篇中形容最出文

不得已而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以尊周室故以天

子之權與之也然則假天子之權宜如何曰如齊桓晉文可也夫子欲魯如齊桓晉文而不遂以天子之權與齊晉者何也齊桓晉文陽為尊周而實欲富強其國故夫子與其事而不與其心周公心存王室雖其子孫不能繼而夫子思周公而許其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其意曰有周公之心而後可以行桓文之事此其所以不與齊晉而與魯也夫子亦知魯君之才不足以行周公之事矣顧其心以為今之天下無周公故至此是故

說齊桓破

此意外生意

兩句續一段

亦是意第方勁

此總續前二段

以天子之權與其子孫所以見思周公之意也吾觀春

一唱三歎

此引兩事

秋之法

見太子

精意

皆周公之法而又詳內而畧外此其意於魯法

周公之所為且先自治而後治人也明矣夫子嘆禮樂

征伐自諸侯出而田常弑其君則沐浴而請討然則天

子之權夫子固明以與魯也子貢之徒不達夫子之意

續經而書孔丘卒夫子既告老矣大夫告老而卒不書

而夫子獨書夫子作春秋以公天下而豈私一孔丘哉

嗚呼夫子以為魯國之書而子貢之徒以為孔子之書

承接着有力

此見精神亦是先得之意

公字是眼力

此繫有力

也歟遷固之史有是非而無賞罰彼亦史臣之體宜爾

此引答事說三句說

也後之效夫子作春秋者吾惑焉春秋有天子之權天

段意下有君則春秋不當作天下無君則天子之權吾不知

其誰與天下之人烏有如周公之後之可與者與之而

不得其人則亂不與人而自與則僭不與人不自與而

無所與則散嗚呼後之春秋亂耶僭耶散耶

結有力

管仲論

老蘇大率多是權書惟此文句句的當前亦

可學後不可到此篇義理的當抑揚反覆及警策處多

管仲相桓此二段且就事說

公霸諸侯攘戎狄終其身齊國富強諸侯不

此說功處

叛管仲死豎刁易牙開方用桓此說禍處

公薨於亂五公子爭立

其禍蔓延訖簡公齊無寧歲夫功承接深好

之成

有力

之成於成之之日蓋必有所由起禍有看

作不作於作之之日亦必有所

由也反覆處

兆則齊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鮑叔及其亂也吾

不曰豎刁易牙開方而曰管仲何則豎刁易牙開方三

子彼固亂人國者顧用之者桓公也夫有舜而後知放

四凶有孔子而後知去少正卯彼桓公何人也顧其使

桓公得用三子者管仲也仲起好之疾也公問之相當是時

也吾以仲且舉天下之賢者以對而其言乃不過曰豎

刁易牙開方三子非人情不可近而已嗚呼仲難以為桓

公果能不用三子矣乎仲十分苦楚東處與桓公處幾年矣亦知桓公

之為人矣乎桓公聲不絕乎耳色不絕乎目而非三子

者則無以遂其欲彼其初之所以不用者徒以有仲焉

故美加揚凡覆在此數行

初生

耳一日無仲則

警策須看有無二字意思抑揚無窮

三子者可以彈冠相慶矣仲以為將死

之言可以繁桓公之手足耶夫齊國不患有三子而患

無仲有仲則三子者三匹夫耳不然天下豈少三子之

徒雖桓公幸而聽仲誅此三人而其餘者仲能悉數而

去之耶嗚呼仲可謂不知本者矣因桓公之間舉天下

之賢以自代則仲雖死而齊國未為無仲也夫何患三

子者不言可也五霸莫盛於桓文文之才不過桓公

其臣又皆不及仲靈公之虐不若孝公之寬厚文公死

諸侯不敢叛晉。晉襲文公之餘威，得為諸侯之盟主。百有餘年，何者？其君雖不肖，而尚有老成人焉。桓公之死

也，一亂塗地，無惑也。彼獨恃管仲，而仲則死矣。夫天

下未嘗無賢者，蓋有有臣而無君者矣。桓公在焉，而曰

天下不復有管仲者。吾不信也。仲之書有記其將死論

鮑叔賓胥無之為人，且各疏其短，是其心以為是數子

者皆不足以託國，而又逆知其將死，則其書誕謾不足

信也。吾觀史使此二事內當，以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故有身

後之諫蕭何且死舉曹參以自代大臣之用心固宜如

又嘗集

此也一國以一人興以一人亡賢者不悲其身之死而

憂其國之衰故必復有賢者而後可以死彼管仲者何

以死哉

高祖論

此篇湏看抑揚反覆過接處將無作有以虛

為實

漢高祖抑中之揚數用術以制一時之利害不如陳平揣摩天

說小

下之勢舉足搖目以刦制項羽不如張良微此二人則

天下不歸漢而高帝乃抑木強之人而止耳然天下已定

起伏

有力

後世子孫之計陳平張良智之所不及則高帝常先為之規畫處置以中後世之所為晚然如目見其事而為

之者蓋據高帝之智應前

下字切

明於大而暗於小至於此而後見也

警策

帝嘗語呂后曰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必勃也可令

為太尉方是時

幹旋社林要說

知有呂氏禍故先舉此一句就劉氏上幹

勃又將誰安耶故臣之意

曰高帝之以太尉屬勃也知有呂氏之禍也雖然其不

過接好

去呂后何也勢不可也昔者武王沒成王幼而三監叛

烈在後

說勢不可意

帝意白好見意百歲後將相大臣及諸侯王有如武庚祿父者而

見意

引

無有以制之也獨計以為家有主母而豪奴悍婢不敢

句法

有事力處

與弱子抗呂氏佐帝定天下為大臣素所畏服獨此可

以鎮壓其邪心以待嗣子之壯故不去呂后者為惠帝

下字切

下字好

計也呂后既不可去故削其黨以損其權使雖有變而

三字他見會死大有力引下意

天下不搖是故以樊噲之功一旦遂欲斬之而無疑嗚

樊

呼彼獨於噲不仁耶且噲與帝偕起拔城陷陣功不為

得佳

一篇意

後開說

句好

少矣方亞父嗾項莊時微噲譙羽則漢之為漢未可知

也且人有惡噲欲滅戚氏者時噲出伐燕立命平勃即

軍中斬之夫噲罪未句好形也惡之者誠偽未必也且帝之不

以一女警策予斬天下功臣亦明矣彼其娶於呂氏句好呂氏之

族若產祿輩皆庸才不足卹獨噲豪句好健諸將所不能制

後世之患無大於此矣夫高帝之句好視呂后猶醫者之視

董也使其毒可以治病而無至於殺人而已樊噲死則

呂氏之毒將不至於殺人高帝以為是足以死而無憂

下字

矣彼平勃者遺其憂者也噲之死於惠之六年也天也

此句乃先得之意若無此教向則無力

彼其尚在則呂祿不可給太尉不得入北軍矣或謂噲

一篇意至此方絕以虛為實

於帝最親使之尚在未必與產祿叛夫韓信黥布盧綰

皆南面稱孤而綰又最為親幸然及高祖之未亡也皆

相繼以逆誅誰謂參看策有力百歲之後椎埋屠狗之人見其親戚

得為帝王而不欣然從之耶臣故曰彼平勃者遺其憂

者也

審勢

治天下者定所上所上一定至於千萬年而不變使民

立一句大意起

之耳目純於一而子孫有所守易以為治故三代聖人
其後世遠者至七八百年夫豈惟其民之不忘其功以
至於是蓋其子子孫孫得其祖宗之法而為據依可以
永久夏之上忠商之上質周之上文視天下之所宜上
而固執之以此而始以此而終不朝文而莫質以自潰
亂故聖人者出必先定一代之所上周之世蓋有周公
為之制禮而天下遂尚文後世有賈誼者說漢文帝亦

欲先定制度而其說不可用今者天下幸方治安子孫萬世帝王之計不可不預定於此時然萬世帝王之計常先定所上使其子孫可以安坐而守其舊至於政弊然後變其小節而其大體卒不可革易故享世長遠而民不苟簡今也考之於朝野之間以觀國家之所上者而臣猶有惑也何則天下之勢有強弱聖人審其勢而應之以權勢強矣強甚而已則折勢弱矣弱甚而不已則屈聖人權之使其甚不至於折與屈者威與惠也

一篇之筋骨在此數行

夫強甚者威竭而不振弱甚者惠喪而下不以為德故處弱者利用威而處強者利用惠乘強之威以行惠則惠尊乘弱之惠以養威則威發而天下震慄故威與惠者所以裁節天下強弱之勢也然而不知強弱之勢者有殺人之威而下不懼有生人之惠而下不喜何者威竭而惠喪故也故有天下者必先審知天下之勢而後可與言用威惠不先審知其勢而徒曰我能用威我能用惠者末也故有強而益之以威弱而益之以惠以至

於折與屈者是可悼也譬之一人之身將欲飲藥餌石
以養其生必先審觀其性之為陰其性之為陽而投之
以藥石藥石之陽而投之陰藥石之陰而投之陽故陰
不至於涸而陽不至於亢苟不能先審觀已之為陰與
已之為陽而以陰攻陰以陽攻陽則陰者固死於陰陽
者固死於陽不可救也是以善養身者先審其陰陽而
善制天下者先審其強弱以為之謀昔者周有天下諸
侯大盛當其盛時大者已有土地五百里而畿內反不

就醫營結

過千里其勢為弱秦有天下散為郡縣聚為京師守令無大權柄伸縮進退無不在我其勢為強然方其成康在上諸侯無小大莫不臣服弱之勢未見於外及其後世失德而諸侯禽奔獸遁各因其國以相侵攘而其上之人卒不悟區區守姑息之道而望其能以制服強國是謂以弱濟弱語新故周之天下卒斃於弱秦自孝公其勢固以駸駸焉日趨於强大及其子孫已并天下而亦不悟專任法制以斬撻平民是謂以強政濟強勢故

秦之天下卒斃於強周拘於惠而不知權秦勇於威而

說魏兩段
不知

本二者皆不審天下之勢也我宋制治有縣令有

郡守有轉運使以大總小絲牽繩聯合於上雖其地

在萬里外方數千里擁兵百萬而天子一呼於殿陛間

三尺豎子馳傳捧詔召而歸之京師則解印趨走惟恐

不及如此之勢秦之所恃以強之勢也勢強轉矣然天下

之病常病於弱噫有可強之勢如秦而反陷於弱者何

也習於惠而怯轉於威也惠大甚而威不勝也夫其所以

習於惠而惠大甚者賞數而加於無功也怯於威而威不勝者刑弛而兵不振也由賞與刑與兵之不得其道是以有弱之實著於外焉何謂弱鋪叙之實曰官吏曠情職廢不舉而敗官之罰不加嚴也多贖數赦不問有罪而

典刑之禁不能行也冗兵驕狂負力幸賞而維持姑息之恩不敢節也將帥覆軍匹夫不返而敗軍之責不加重也羌胡強盛陵壓中國而邀金繒幣帛之耻不為怒也若此類者大弱之實也久而不治則又將有大於此

而遂浸微浸消釋然而潰以至於不可救止者乘之矣
然臣以為弱如^如在於政而不在於勢是謂以弱政敗強勢
今夫一輿薪之火衆人之所憚而不敢犯者也舉而投
之河則何熟之能為是以負強秦之勢而溺於弱周之
弊而天下不知其強焉者以此也雖然政之弱非若勢
弱之難治也假如弱周之勢而必變易其諸侯而後強
可能也天下之諸侯固未易變此又非一日之故也若
夫弱政則用威而已矣可以朝改而夕定也夫齊古之

強國也而威王又齊之賢王也當其即位委政不治諸侯並侵而人不知其國之為強國也一旦發怒聚萬家封即墨大夫召烹阿大夫與常譽阿大夫者而發兵擊趙魏衛趙魏衛盡走請和而齊國人人震懼不敢飾非者彼誠知其政之弱而能用其威以濟其弱也况今以天子之尊藉郡縣之勢言脫於口而四方響應其所以用威之資固已完具且有天下者患不為焉未有欲為而不可者今誠能一留意於用威一賞罰一號令一舉動

無不一切出於威嚴用刑法而不赦有罪力行果斷而不牽衆人之是非用不測之刑用不測之賞而使天下之人視之如風雨雷霆遽然而至截然而下不知其所從發而文勢不可逃避朝廷知此然後平民益務檢慎而姦民猾吏亦常恐懼然懼刑法之及其身而歛其手足不敢輒犯法此之謂強政強政矣為之數年而天下之勢可以復強臣故曰乘弱之惠以養威則威發而天下震懼然則以當今之勢求所謂萬世為帝王而其大體卒

不可革易者其尚威而已矣或曰當今之勢事誠無便於尚威者然孰知夫萬世之間其政不變而必曰威耶愚應之曰威者君之所恃以為君者也一日而無威是無君也久而政弊變其小節而參之以惠使不至若秦四五之甚可也舉而棄之過矣或者又曰王者任德不任刑任刑自說破伯者之事非所宜言此又非所謂知理者也夫湯武皆王也桓文皆伯也武王乘紂之暴出民於炮烙斬刈之地苟又遂多殺人多刑人以為治則民之心去矣

故其治一出於禮義彼湯則不然桀之惡固無以異於
紂然其刑不若紂暴之甚也天下之民化之其風淫惰
不事法度書曰有衆率怠弗協而又諸侯昆吾氏首為
亂於是誅剗其強梗怠惰不法之人以定紛亂故記曰
商人先罰而後賞至於桓文之事則又非皆任刑也桓
公任管仲管仲之書好言刑故桓公之治常任刑文公
長者其佐狐趙先魏皆不說以刑法其治亦未嘗以刑
為本而號亦為伯而謂湯非王而文非伯也得乎故用

刑不必用德不必王各觀其勢之何所宜用而已然則今之勢何為不可用刑何為不曰王道彼不先審天下之勢而欲應天下之務難矣

上富丞相書

此篇須看曲折抑揚開合反覆節奏好

徃年天子震怒出逐宰相選用舊臣自此皆一枝一節堪付屬以天下者使在宰府與天下更始而閣下之位實在第三方是之時天下咸喜相慶以為閣下惟不為宰相也故默默在

此方今困而復起起而復為宰相而又適值乎此時也

不為而何為且吾君之意待之如此其厚也不為而何

以副吾望故咸曰後有下令而異於他日者必吾富公

也朝夕而待之跂首而望之望望然而不獲見也戚戚

然而疑嗚呼其弗獲聞也必其遠也進而及於京師亦

無聞焉不敢以疑猶曰天下之人如此其衆也數十年

之間如此其不變也皆曰賢人焉或者彼其中則有說

也而天下之人則未始見也然不能無憂蓋古之君子

篇意

外生意

愛其人也則憂其無成且嘗聞之古之君子相是君也
與是人也皆立於朝則使吾皆知其為人皆善者也而
後無憂且一人之身而欲擅天下之事雖見信於當世
而同列之人一言而疑之則事不可以成今夫政出於
他人而不懼事不出於己而不忌是二者惟善人為能
然猶欲得其心焉若夫衆人政出於他人而懼其害已
事不出於己而忌其成功是以有不平之心生夫或居
於吾前或立於吾後而皆有不平之心焉則身危故君

銅上
面

見第
卷上
分

結上意

子之處於其間也不使之不平於我也周公立於明堂

以聽天下而召公惑何者天下固惑乎大也召公猶未

能信乎吾之心也周公定天下誅管蔡告召公以其志

以安其身以及於成王故凡安其身者以安乎周也召

公之於周公管蔡之於周公二者亦皆有不平之心焉

以為周之天下周見四未列語病公將遂取之也周公誅其不平而不

可告語者告其可以告語者而和其不平之心然則非

其必不可告語者則君子未始不欲和其心天下之人

策

策

人

精

神

意

好

四五丙金處

從仕而至於卿大夫宰相集處其上將有所為何慮而不成不能忍其區區之小忿以成其不平之釁則害其大事是以君子忍其小忿以容其小過而杜其不平之心然後當大事而聽命焉且吾之小忿不足以易吾之大事也故寧小容焉使無芥蒂於其間古之君子與賢者並居而同樂故其責之也詳不幸而與不肖者偶不

圖其大而治其細則閭遠於事情而無益於當世故天下無事而後可與爭此不然則否昔者諸呂用事陳平

下句好深有富公識點字深

警言第

憂懼計無所出陸賈入見說之使交歡周勃陳平用其策卒得絳侯北軍之助以滅諸呂夫絳侯木強之人也非陳平而致之誰也故賢人者致其不賢者也非夫不賢者之能致賢者也曩者今上即位之初寇萊公為相惟其側有小人不能誅又不能與之無怨故終以斥去及范文正公在相府又欲以歲月治天下事失於急與不忍小忿故羣小人亦急逐去之一去遂不復用以歿其身伏惟閣下以不世出之才立於天子之下百官之

上此其深謀遠慮必有所處而天下之人猶未獲見洵
西蜀人也竊有志於今世願不盡意一見於堂上伏惟閣下深
思之無忽

上田樞密書

天之所以與我者夫豈偶然哉堯不得以與與字是堯自丹朱舜不得
以與商均而瞽瞍不得奪與生奇舜發於其心出於其言
見於其事確乎其不可易也聖人不得以與人父不得
奪諸其子於此見天之所以與我者不偶然也夫其所
遇接好

以與我者必有以用我也我知之不得行之不以告人

見意

天固用之我實置之其名曰棄天自卑以求幸其言自

備叔問架

小以求用其道天之所以與我者何如而我如此也其

名曰喪天棄天我之罪也喪天亦我之罪也不棄不喪

而人不我用不我用之罪也其名曰逆天然則棄天喪

錯

天者其責在我逆天者其責在人在我者吾將盡吾力

之所能為者以塞夫天之所以與我之意而求免乎天

下後世之譏在人者吾何知焉吾求免夫一身之責之

如人及說語

雜

不暇而暇為人憂乎哉孔子孟軻之不遇老於道塗而不倦不愠不怍不沮者夫固知夫責之所在也衛靈魯哀齊宣梁惠之徒不足相與以有為也我亦知之矣抑將盡吾心焉耳吾心之不盡吾恐天下後世無以責夫衛靈魯哀齊宣梁惠之徒而彼亦將有以辭其責也然則孔子孟軻之目將不瞑於地下矣夫聖人賢人之用心也固如此如此而生如此而死如此而貧賤止如此而富貴升而為天沉而為淵流而為川止而為山彼不預

吾事吾事畢矣切怪夫後之賢者之不能自處其身也
飢寒困窮之不勝而號於人嗚呼使吾誠死於飢寒困

窮耶則天下後世之責將必有在彼其身之責不自任

以為憂而我取而加之作文抄處亦吾身不已過乎今洵之不肖何

敢以自列於聖賢然其心亦有所不甚自輕者何則天

下之學者孰不欲一蹴而造聖人之域然及其不成也

求一言之幾乎道而不可得也千金之子可以貧人可

以富人非天之所與雖以貧人富人之權求一言之幾

乎道不可得也天子之宰相可以生人可以殺人非天之所與雖以生人殺人之權求一言之幾乎道不可得也今徇用力於聖人賢人之術亦已久矣其言語其文章雖不識其果可以有用於今而傳於後與否獨怪夫其得之之不勞方其致思於心也若或起之得之心而書之紙也若或相之夫豈無一言之幾於道千金之子天子之宰相求而不得者一旦在己故其心得以自負或者天其亦有以與我也曩者見執事於益州當時之

文淺狹可笑飢寒困窮亂其心而聲律記問又從而破壞其體不足觀也已數年來退居山野自分永棄與世俗日踈闊得以大肆其力於文章詩人之優柔騷人之清深孟韓之溫淳遷固之雄剛孫吳之簡切投之所向無不如意嘗試以為董生得聖人之經其失也流而為迂晁錯得聖人之權其失也流而為詐有二子之才而不流者其為自此賈生乎惜乎今之世愚未見其人也作策二道曰審勢審敵作書十篇曰權書洵有山田一頃非

凶歲可以無飢力耕而節用亦足以自老不肖之身不足惜而天之所與者不忍棄且不敢棄也執事之名滿

首尾相應

天下天下之士用與不用在執事故敢以所為策二道權

書十篇為獻平生之文遠不可多致有洪範論史論十

篇近以獻內翰歐陽公度執事與之朝夕相從而議天

下之事則斯文也其亦庶乎得陳於前矣若夫其言之

可用與其身之可貴與否者執事事也執事責也

結韻

何有哉

東坡文

荀卿論

此篇前罵後畧取綱目在不敢放言上面平說來雖是平說如有規矩一句亦有句法

嘗讀孔子世家觀其言語文章循循莫不有規矩不敢

放言一篇綱目高論言必稱先王然後知聖人憂天下之深也茫

乎不知其畔岸而非遠也浩乎下得句語好不知其津涯而非深也

其所言者匹夫匹婦之所共知而所行者聖人有所不

能盡也嗚呼是亦足矣

鉅好

使後世有能盡吾說者雖為聖人無難而不能者不失為寡過而已矣

子路之勇士

貢之辨冉有之智此三者皆天下之所謂難能而可貴者

也然三子者每不為夫子之所說顏淵默然不見其所

能若無以異於衆人者而夫子亟稱之且夫學聖人者

豈必其言之云哉亦觀其意之所嚮而已夫子以為後

遇接好不費力

世必有不足行其說者矣必有竊其說而為不義者矣

是故其言平易正直而不敢為非常可喜之論要在於

便是前不敢言高論意此言夫子不為異論

不可易也。昔者常怪李斯事荀卿既而焚滅其書大變

欲說荀卿不好使李斯引說來

古先聖王之法於其師之道不啻若寇讎及今觀荀卿

之書然後知李斯之所以事秦者皆出於荀卿而不足

怪也荀卿者喜為異說而不讓敢為高論而不顧者也

其言愚人之所驚小人之所喜也子思孟軻世之所謂

賢人君子也荀卿獨曰亂天下者子思孟軻也天下之

人如此其衆也仁人義士如此其多也荀卿獨曰人性
惡桀紂性也堯舜偽也由是觀之意其為人必也剛愎

不遜而自許太過彼李斯者又特甚者耳今夫小人之
為不善猶必有顧忌是以夏商之亡桀紂之殘暴而先
王之法度禮樂刑政猶未至於絕滅而不可考者是桀
紂猶有所存而不敢盡廢也彼李斯者獨能警策二字奮而不顧
此說夫子三代周公見得他罪大處
焚燒夫子之六經烹滅三代之諸侯破壞周公之井田
此亦必有所恃者矣彼見其師歷詆天下之賢人以自
是其愚以為古先聖王皆無足法者不知荀卿特以快
一時之論而荀卿亦不知其禍之至於此也其父殺人

報仇其子必且行刦荀卿明王道述禮樂而李斯以其學亂天下其高談異論有以激之也孔孟之論未嘗異也而天下卒無有及者苟天下果無有及者則尚安以求異為哉

此篇文前面說荀卿不好了後面略放一步異他言荀卿亦是箇賢者大抵作文體式要如此頭使孔子起後仍舊使孔子結又見文字不苟亦自相應

子思論

綱目

昔者夫子之文章非有意於為文是以未嘗立論也所可得而言者惟其歸於至當斯以為聖人而已矣夫子之道可由而不可知可言而不可議此其不爭為區區之論以開是非之端是以獨得不廢以與天下後世為仁義禮樂之主夫子既沒諸子之欲為書以傳於後世者其意皆存乎為文汲汲乎惟恐其汨沒而莫吾知也是故皆喜立論論立而爭起自孟子之後至於荀卿揚

立一篇意

過接快

雄皆務為相攻之說其餘不足數者紛紜於天下嗟夫
夫子之道不幸而有老聃莊周楊朱墨翟田驥慎到申
不害韓非之徒各持其私說以攻乎其外天下方將惑
之而未知所適從奈何其弟子門人又內自相攻而不
決千載之後學者愈衆而夫子之道益晦而不明者由
此之故歟昔三子之爭起於孟子孟子曰人之性善是
以荀子曰人之性惡而揚子又曰人之性善惡混孟子
既已據其善是故荀子不得不出於惡人之性有善惡

下字

而已二子既已據之是以揚子亦不得不出於善惡混也為論不求其精而務以為異於人則紛紛之說未可以知其所止且夫夫子未嘗言性也蓋亦嘗言之矣而未有必然之論也孟子之所謂性善者皆出於其師子思之書子思之書皆聖人之微言篤論孟子得之而不善用之能言其道而不知其所以為言之名舉天下之大而必之以性善之論昭昭乎自以為的於天下使天下之過者莫不欲援弓而射之故夫二子之為異論者

皆孟子之過也若夫子思之論則不然曰夫婦之愚可
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
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君子
之道造端乎夫婦之所能行而極乎聖人之所不能知
造端乎夫婦之所能行是以天下無不可學而極乎聖
人之所不能知是以學者不知其所窮夫如是則惻隱
足以為仁而仁不止於惻隱羞惡足以為義而義不止
於羞惡此不亦孟子之所以為性善之論歟子思論聖

人之道出於天下之所能行而孟子論天下之人皆可以行聖人之道此無以異者而子思取必於聖人之道孟子取必於天下之人故夫後世之異議皆出於孟子而子思之論天下同是而莫非焉然後知子思之善為論也

韓非論

聖人之所為惡夫異端盡力而排之者非異端之能亂天下而天下之亂所由出也生意昔周之衰者有老聃莊周

列禦寇之徒更為虛無淡泊之言而治其猖狂浮游之

說紛紜顛倒而卒歸於無有由其道者蕩然莫得其當

是以忘乎富貴之樂而齊乎死生之分此不得志於天

下高世遠舉之人所以放心而無憂雖非聖人之道而

其用意固亦無惡開之於達於天下自明之死百餘年有商鞅韓

非著書言治天下無若刑名之賢及秦用之終於勝廣

之亂教化不足而法有餘秦以不祀而天下被其毒後

世之學者知申韓之罪合之於近而不知老聃莊周之使然何者

有碍理處

仁義之道起於夫婦父子兄弟相愛之間而禮法刑政之原出於君臣上下相忌之際相愛則有所不忍相忌則有所不敢不敢與不忍之心合而後聖人之道得存乎其中今老聃莊周論君臣父子之間汎汎乎若萍游於江湖而適相值也夫是以父不足愛而君不足忌不忌其君不愛其父則仁不足以懷義不足以勸禮樂不足以化此四者皆不足用而欲置天下於無有夫無有豈誠足以治天下哉商鞅韓非求為其說而不得得其

所以輕天下齊萬物之術是以敢為殘忍而無疑今夫不忍殺人而不足以為仁而仁不足以治民則是殺人不足以為不仁而不仁亦不足以亂天下如此則舉天下惟君之所為刀鋸斧鉞何施而不可昔者夫子未嘗一日易其言雖天下之小物亦莫不道理有所畏今其視天下眇然若不足為者此其所以輕殺人歟太史遷曰申子卑卑施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覈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嘗讀而思之事固有段中一桂網目不相謀

而相感者莊老之後其禍為申韓自三代之衰至於今
凡所以亂聖人之道者其弊固已多矣而未知其所終
盡意奈何其不為之所也

孫武論

先說用智之難智一用則三患皆至惟出於
三患之外方可用即聖人之事可見而或者
之言不足信

古之善言兵者無出於孫子矣利害之相權竒正之相

生戰守攻圍之法蓋以百數雖欲加之而不知所以加之矣然其所短者智有餘而未知所以用智此豈非其所大闕歟夫兵無常形而遂為之形勝無常處而多為之地是以其說屢變而不同縱橫委曲期於避害而就利雖然舉之而聽用者之自擇也是故不難於用而難於擇擇之為難者何也銳於西而忘於東見其利而不見其所窮得其一說而不知其又有一說也此豈非用智之難歟夫智本非所以教人以智教人者是君子之

急於有功也變詐滑其外而無守於其中則是五尺童子皆欲為之使人勇而不自知貪而不顧以陷於難則有之矣深山大澤有天地之寶無意於寶者得之操舟於河舟之逆順與水之曲折忘於水者見之是故惟天下之至廉為能貪惟天下之至靜為能勇惟天下之至信為能詐何者不役於利也夫不役於利則其見之也明見之也明則其發之也果古之善用兵者見其害而後見其利見其敗而後見其成其心閑而無事是以若

此明也不然兵未交而先志於得則將臨事而惑雖有
大利尚安得而見之若夫聖人則不然居天下於貪而
自居於廉故天下之貪者皆可得而用居天下於勇而
自居於靜故天下之勇者皆可得而役居天下於詐而
自居於信故天下之詐者皆可得而使天下之人欲有
功於此而即以此自居則功不可得而成是故君子居
晦以御明則明者畢見居陰以御陽則陽者畢赴夫然
後孫子之智可得而用也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君

子方其未發也介然如石之堅若將終身焉者及其發也不終日而作故曰不役於利則其見之也明見之也明則其發之也果今夫世俗之論則不然曰兵者詭道也非貪無以取非勇無以得非詐無以成廉靜而信者無用於兵者也嗟夫世俗之說行則天下紛紛如鳥獸之相搏嬰兒之相擊強者傷弱者廢而天下之亂何從而已乎

晁錯論

此篇前面引入事說景帝時雖名為治平有
七國之變此篇體製好大槩作文浙浙引入
來

有一篇起頭有一段起頭

起頭語

天下之患最不可為者名為治平無事而其實有不測

此說景帝

時必反意興起頭對說此二段是削之不削二句之意
之憂坐觀其變而不為之所則恐至於不可救起而強

為之則天下狃於治平之安而不吾信惟仁人君子豪

此兩段分說
至北方說
轉接結上二段意

傑之士為能出身為天下犯大難以求成大功此固非
勉強朞月之間而苟以求名者之所能也天下治平無

暗說錯此句便見錯小了

頃一篇主意闇鍵警策網

目在此

立柱

難無窮

故而發大難之端吾發之吾能收之然後有以辭於天

下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使他人任其責則天下之禍

必集於我昔者晁錯盡忠為漢謀弱山東之諸侯諸侯

去

並起以誅錯為名而天子不之察以錯為之說天下悲

錯之以忠而受禍不知錯之有以取之也古之立大事

前後有急未用此事

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堅忍不拔之志昔禹之治

與前相應似麻

水鑿龍門決大河而放之海方其功之未成也蓋亦有

潰胃衝突可畏之患惟能前知其當然事至不懼而徐

前故句骨子先得此意有此急方使為來

為之所是以得至於成功夫以七國之強而驟削之其

不粘綴脫洒略說七國

與富然相應

為變豈足怪哉錯不於此時捐其身為天下當大難之

筋骨

衝而制吳楚之命乃為自全之計欲使天子自將而已

與後相應

居守且夫發七國之難者誰乎已欲求其名安所逃其

此數句起得好如平波諸瀨中忽跳起一浪

患以自將之至危與居守之至安已為難首擇其至安

利害明白

而遺天予以其至危此忠臣義士所以憤惋而不平者

也當此之時雖無袁盎錯亦未免於禍何者已欲居守

此以下文氣長

而使人主自將以情而言天子固已難之矣而重違其

綱目闡鍵

議是以袁益之說得行於其間使吳楚反錯以身任其危日夜淬礪東向而待之使不至於累其君則天子將恃之以為無恐雖有百袁益可得而間哉嗟夫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則無務為自全之計使錯自將而擊吳楚未必無功惟其欲自固其身而天子不悅姦臣得以乘其隙錯之所以自全者乃其所以自禍歟

孔子墮三都

此篇須看他使事相形

魯定公十三年孔子言於公曰臣無藏甲大夫無百雉之城使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先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率費人襲公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孔子命申句須樂頑下伐之費人北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斂處父以成叛公圍成弗克或曰殆哉孔子之為政也亦危而難成矣孔融曰古者王畿千里寰內不以封建諸侯曹操疑其論建漸廣遂殺融融特言之耳安能為哉操以

為天子有千里之畿將不利已故殺之不旋踵季氏親遂昭公公死于外從公者皆不可入雖子家羈亦亡季氏之忌克忮害如此雖地勢不及曹氏然君臣相猜益不減操也孔子安能以是時墮其名都而出其藏甲也哉考於春秋方是時三桓雖若不悅然莫能違孔子也以為孔子用事於魯得政與民而三桓畏之歟則季桓子之受女樂也孔子能却之矣彼婦之口可以出走是孔子畏季氏季氏不畏孔子也夫

孔子盍姑修其政刑以俟三桓之隙也哉蘇子曰此
孔子之所以聖也歟蓋田氏六卿不服則齊晉無不
亡之道三桓不臣則魯無可治之理孔子之用於世
其政無急於此者矣彼晏嬰者亦知之曰田氏之僭
惟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大夫不收公利齊
景公曰善哉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為國也嬰能知
之而莫能為之嬰非不賢也其浩然之氣以直養而
無害塞乎天地之間者不及孔孟也孔子以羈旅之

臣得政期月而能舉治世之禮以律亡國之臣墮名都出藏甲而三桓不疑其害已此必有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者矣夫孔子之聖見於行事至此為無疑也嬰之用於齊也久於孔子景公之信其臣也愈於定公而田氏之禍不少衰吾是以知孔子之難也孔子以哀公十六年卒十四年陳恒弑其君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請討之吾是以知孔子欲治列國之君臣使如春秋之法者至於老且死而不忘也或曰孔

子知哀公與三子之必不從而以禮告也歟曰否孔
子實欲伐齊孔子既告公公曰齊為魯弱久矣子之
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
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此宜禮告而已哉哀公患
三桓之逼嘗欲以越伐魯而去之夫以蠻夷伐國民
不與也皋如出公之事斷可見矣豈若從孔子而伐
齊乎若從孔子而伐齊則几所以勝齊之道孔子任
之有餘矣既克田氏則魯之公室自張三桓不治而

自服矣此孔子之志也

秦始皇扶蘇

志林

不特文勢雄健議論亦至當

秦始皇帝時趙高有罪蒙毅按之當死始皇赦而用之長子扶蘇好直諫上怒使北監蒙恬兵於上郡始皇東游會稽並海走瑯琊少子胡亥李斯蒙毅趙高從道病使蒙毅還禱山川未及還上崩李斯趙高矯詔立胡亥殺扶蘇蒙恬蒙毅卒以亡秦

蘇子曰始皇制天下輕重之勢使內外相形以禁
姦備亂者可謂密矣蒙恬將三十萬人威震北方
扶蘇外監其軍而蒙毅侍帷幄山為謀臣雖有大姦賊
敢睥睨其間哉不幸道病禱祠山川尚有人也而
遣蒙毅故高斯得成其謀始皇之遣毅見始皇病
病太子未立而去左右皆不可以言智雖然天之
亡人國其禍敗必出於智所不及聖人為天下不
恃智以防亂恃吾無致亂之道耳始皇致亂之道

在用趙高夫閻戶之禍如毒藥猛獸未有不裂肝
碎首者也自書契以來惟東漢呂強後唐張承業

舊不失二意文字如此最有關連

指出好處說圓滑處不好了又將二道好處說破又說出司一於千萬微

二人號稱善良豈可望一二於千萬以取必亡之
禍哉然世主皆甘心而不悔如漢桓靈唐肅代猶
不足深怪始皇漢宣皆英主亦湛於趙高恭顯之
禍彼自以為聰明人傑也奴僕薰腐之餘何能為
及其亡國亂朝乃與庸主不異吾故表而出之以
戒後世人主如始皇漢宣者或曰李斯佐始皇定

他說了精神骨髓處

說二君無善代

再生難起

真偽相形

天下不可謂不智扶蘇親始皇子秦人戴之久矣陳勝

處假其名猶足以亂天下而蒙恬持重兵在外使二人不

即受誅而復請之則斯非得好高無遺類矣以斯之智而不慮

此何哉蘇子曰嗚乎秦之失道有自來矣豈獨始皇之

罪自商鞅變法以殊死為

向法

下得好

輕典以參夷為常法人臣狼

顧脅息以得死為幸何暇復請方其法之行也求無不

見序法酷如此

獲禁無不止鞅自以為鞅充舜而駕湯武矣及其出亡

而無所舍然後知為法之樂夫豈獨鞅悔之微好秦亦悔之

有力

矣荆軻之變持兵者熟視始皇環柱而走莫之救者以
秦法重故也李斯之立胡亥不復忌二人者知威令之
素行而臣子言有自來不敢復請也二人之不敢復請亦知始皇

之驕悍而不可回也豈料其此一句節盡偽也哉周公曰平易近民

民心歸之孔子曰有一言而終身行之其恕矣乎夫以
忠恕為心而以平易為政則上易知而下易達雖有賣

國之姦詒策無所投其隙倉卒之變無自發焉然其令行

就意幹結有力禁

止蓋有不及商鞅者矣而聖人終不以彼易此鞅立信

於徙木立威於棄灰刑其親戚師傅積威信之極以及

始皇秦人視其君如

見得非平易忠恕
雷霆鬼神

不可測也古者公族有

罪三宥然後制刑今至使人矯殺其太子而不忌太子亦不敢請則威信之過也故夫以法毒天下者未有不

此轉就用法中生意說起

反中其身及其子孫者也漢武始皇皆果於殺者也故

其子如扶蘇之仁則寧死而不請如戾太子之悍則寧

反而不訴知訴之必不察也戾太子豈欲反者哉計出

於無聊也故為二君之子者有死與反而已李斯之智

蓋足以知扶蘇之必不反也吾又表而出之以戒後世

此一句說破

人主之果於殺者

此篇頭使內外相形一句始皇本無此意作文之法
要說他後面不是故先張大以虛作實也

范增

志林

這一篇要看抑揚處吾嘗論一段前平平說
來忽換起放開說見得語新意屬又見一伏

一起處

漸次引入難一段之曲折若無陳涉之得民
便接羽殺卿子一段去則文字直了無曲折
且義帝之立一段亦直了惟有此二段然後
見曲折處

漢用陳平計間疎楚君臣項羽疑范增與漢有私稍奪
其權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願賜骸骨
歸卒伍歸未至彭城疽發背死蘇子瞻曰增之去善矣不
去羽必殺增抑
主意獨恨其不蚤耳然則當以何事去增先非起
勸羽直此漸以報人

殺沛公羽不聽終以此失天下當於是去耶曰否增之

欲殺沛公人臣之分也羽之不殺猶有君人之度也增

曷為以此去哉易曰知幾其神乎詩曰相彼雨雪先集

為震增之去當於羽殺卿子冠軍時也陳涉之得民也

以項燕扶蘇項氏之興也以立楚懷王孫心而諸侯叛

之也以弑義帝且義帝之立增為謀主矣義帝之存亡

豈獨為楚之盛衰亦增之所與同福禍也未有義帝亡

而增獨能久存者也羽之殺卿子冠軍也是弑義帝之

關鎖切而當由

兩句眼目

說得骨

精髓處

到此方微露正意

說義帝先說陳項

幹轉好是關鎖警策

體出

兆也其疑義帝則疑增之本也豈必待陳平哉物必先

兩句果日

腐也而後蟲生

解陳平處

之人必先疑也而後讒入之陳平雖智

精體

出脫陳平

安能間無疑之主哉吾嘗論義帝天下之賢主也獨遣

開

自此解說冠軍設義帝

細目

文

沛公入闕而不遣項羽識

自此解說冠軍設義帝

細目

文

以為上將不賢而能如是乎羽既矯殺卿子冠軍於稠人之中而擢

此二句是用殺冠軍設義

細目

必不能堪非羽弑帝則帝殺羽不待智者而後知也增

最道得好

大抵文字要用無作有說須滿引

此是誣羽殺義帝

日始勸項梁立義帝諸侯以此服從中道而弑之非增之意也夫豈獨非

體無所有

此是誣羽殺義帝

殺其所立羽之疑增必自此始矣方羽殺卿子冠軍增與羽比肩而事義帝君臣之分未定也為增計者力能

此增二項

筆力高超說

此下總說

語止

誅羽則誅之不能則去之豈不毅然大丈夫也哉增年已七十合則留不合則去不以此時明去就之分而欲

壯遇得妙

依羽以成功陋矣雖然增高帝之所畏也增不去項羽

勢窮

不亡嗚呼增亦人傑也哉

捨誠抑

揚誠抑

大凡作漢唐文字前面若說他好後面湏說他些子不好處此前說增不足道後却說他好乃是放他一

線地

厲法禁

此篇段段警策

昔者聖人制刑賞知天下之樂乎賞而畏乎刑也是故施其所樂者自下而精神上民有一介之善不終朝而賞隨之是以上之為善者足以知其無有不賞也施其所畏者自上而下公卿大臣有毫髮之罪不終朝而罰隨之是以下之為不善者亦足以知其無有不罰也詩曰剛

亦不吐柔亦不茹夫天下之所謂權豪貴纊而難令者此乃聖人所借以徇天下也舜誅四凶而天下服何也

下字

此四族者天下之大族也夫惟警策聖人為能擊天下之大

族以服小民之心故其刑罰至於措而不用周之衰也

商鞅韓非

商韓人皆不取今反取見得文字好處

峻刑酷法以督責天下然所以為得者用法始於貴戚大臣而後及於疎賤故能以其國霸由此觀

之商鞅韓非

雖取商鞅但取其行

新

之刑非舜之刑而所以用刑者舜之術也

後之庸人不深原其本末而猥以舜之用刑之術與商

鞅韓非同類而棄之法禁之不行姦宄之不止由此其

故也今夫州縣之吏受賂而鬻獄其罪至於除名而其

官不足以贖則至於嬰木索受笞箠此亦天下之至辱

也而士大夫或下得好胥行之何者其心有所不服也今夫大

吏事情好之為不善非特簿書米鹽出入之間也其位愈尊則

所害愈大其權愈重則其下愈不敢言幸而有不畏強

禦之士出力而排之又幸而有不下字為上下之所抑以遂

成其罪則其官之所減者至於罰金蓋無幾矣夫過惡

精神眼目處

暴著於天下而罰不傷其毫毛鹵莽於公卿之間而織悉於州縣之小吏用法如此宜其天下之不心服也用法之不服其心雖刀鋸斧鉞猶將有所不避而况木索笞箠哉方今法令至繁觀其所以防姦之具一舉足且

句二

入其中而大吏犯之不至於可畏其故何也天下之議

者曰古者之制刑不上大夫大臣不可以法加也嗟夫

刑不上大夫者豈曰大夫以上有罪而不刑歟古之人

君責其公卿大夫至重而待其士庶人至輕也責之至

憲好

重故其所以約束之者愈寬待之至輕故其所以隄防
之者甚密夫所責乎大臣者惟其不待約束而後免於
罪戾也是故約束愈寬而大臣益以畏法何者其心以
為人君之不我疑而不忍欺也苟幸其不疑而輕犯法
則固已不容於誅矣故夫大夫以上有罪不從訊鞠論
報如士庶人之法斯以為刑不上大夫而已矣天下之
吏自一命以上其涖官臨民苟有罪皆書於其所謂歷
者而至於館閣之臣出為郡縣者則隨罷去此真聖人

轉好

之意欲有以重責之也奈何其與士庶人較罪之輕重
而又以其爵減耶夫轉好律有罪而得以首免者所以開盜
賊小人自新之塗而今之卿大夫有罪亦得以首免是
以盜賊小人待之歟天下惟其無罪也是以罰不可得
而加如知其有罪而特免其罰則何以令天下今夫大
臣有不法或者既以舉之而詔曰勿推此何為者也聖
人為天下豈容有此曖昧而不決故曰厲法禁自大臣
始小臣不敢犯也

倡勇敢

戰以勇為主以氣為決天子無皆勇之將而將軍無皆
勇之士相應是故致勇有術致勇莫先乎倡倡莫善乎私此
二者兵之微權英雄豪傑之士所以陰用而不言於人
而人亦莫之識也臣請得以備言之夫倡者何也氣之
先也有人人之勇怯有三軍之勇怯人人而較之則勇
怯之相去若挺與楹至於三軍之勇怯則一也出於反
覆之間而差於毫釐之際故其權在將與君人固有暴

猛獸而不操兵出入於白刃之中而色不變者有見虺
蝎而却走聞鐘鼓之聲而戰慄者是勇怯之不齊至於
如此然閭閻之小民爭鬪戲笑卒然之間而或至於殺
人當其發也其心翻然其色勃然若不可以已者雖天
下之勇夫無以過之及其退而思其身顧其妻子未始
不惻然悔也此非必勇者也氣之所乘則奪其性而忘
其故故古之善用兵者用其翻然勃然而未悔之間而
其不善者沮其翻然勃然之心而開其自悔之意則是

不戰而先自敗也故曰致勇有術致勇莫先乎倡均是人也皆食其食皆任其事天下有急而有一人焉奮而爭先而致其死則翻然者衆矣弓矢相及劙楯相搏勝負之勢未有所決而三軍之士屬於一夫之先登則勃然者相繼矣天下書策之大可以名劫也三軍之衆可以氣使也諺曰一人善射百夫決拾苟有以發之及其翻然勃然之間而用其鋒是之謂倡倡莫善乎私天下之人怯者居其百勇者居其一是勇者難得也捐其妻子

作文妙處

棄其身以蹈白刃是勇者難能也以難得之人行難能之事此必有難報之恩者矣天子必有所私之將將軍必有所私之士視其勇者而陰厚之人之有異材者雖未有功而其心莫不自異自異而上不異之則緩急不可以望其為倡故凡緩急而肯為倡者必其上之所異也昔漢武欲觀兵於四夷以逞其無厭之求不愛通侯之賞以招勇士風告天下以求奮擊之人然卒無有應者於是嚴刑峻法致之死亡而聽其以深入贖罪使勉

強不得已之人馳驟於死亡之地是故其將降而兵破敗而天下幾至於不測何者先無所異之人而望其為

倡不已難乎私者天下之所惡也然而為已而私之則

作文批

私不可用為其賢於人而私之則非私無以濟蓋有無

功而可賞有罪而可赦者凡所以媿其心而責其為倡

也天下之禍莫大於上作而下不應上作而下不應則

上亦將窮而自止方西戎之叛也天子非不欲赫然誅

之而將帥之臣謹守封略收視內顧莫有一人先奮而

致命而士亦循循焉莫肯盡力不得已而出爭先而歸故西戎得以肆其猖狂而吾無以應則其勢不得不重賂而求和其患起於天子無同憂患之臣而將軍無腹心之士西師之休十有餘年矣用法益密而進人益艱賢者不見異勇者不見私天下務為奉法循令要以程式而止臣不知其緩急將誰為之倡哉

錢塘勤上人詩集序

昔翟公罷廷尉賓客無一人至者其後復用賓客欲往

翟公大書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
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世以為口實然余嘗薄其為

人以為客則陋矣而公之所以待客者獨不為小哉故

太子太師歐陽公好士為天下第一士有一言中於道

不遠千里而求之甚於士眼目之求公以故盡致天下豪俊

自庸衆人以顯於世者固多矣然士之負公者亦時有

之蓋嘗慨然太息以人之難起伏知為好士者之戒意公之

於士自是少倦而其退老於潁水之上予徃見之則猶

承接得上句

下字

論士之賢者惟恐其不聞於世也至於負者則曰是罪

在我非其過

結前二段

翟公之客負公於死生貴賤之間而公之

士叛公於瞬息俄頃之際

此數句閑錢上二段又晉策

翟公罪客而公罪已與士益

厚賢於古人遠矣公不喜佛老其徒有治詩書學仁義

之說者必引而進之佛者患勤從公游三十餘年公嘗

稱之為聰明才智有學問者尤長於詩公薨於汝陰予

哭之於其室其後見之語及於公未嘗不涕泣也勤固

無求於世而公又非有德於勤者其所以涕泣不忘豈

開鏡上二段

為利也哉予然後益知勤之賢使其得列於士大夫之

一篇都總在此一句

間而從事於功名其不負公也審矣熙寧七年予自錢塘將赴高密勤出其詩若干篇求予文以傳於世予以為詩非待文而傳者也若其為人之大畧則非斯文莫之傳也

六一居士集叙

此篇曲折最多破頭說大故下面應亦言大

今人文字上面言大下面未必言大上面言

遠下面未必言遠如以文章配天孔孟配禹
果然大而非夸

夫言有大

大說立句

而非夸達者信之衆人

此二句承傳好疑焉

孔子曰天之將

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孟子曰禹抑洪水

孔子作春秋孟子距楊墨蓋以是配禹也文章之得喪
何與於天而禹之功與天地並孔子孟子以空言

小說配

之

不以夸乎自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孟子之言行而楊
墨之道廢天下以為是固然而不知其功孟子既沒有

申商韓非之學違道而趨利殘民以厚主其說至陋也
而士以是罔其上上之人僥倖一切之功靡然從之而
世無大人先生如孔子孟子者推其本末權其禍福之
輕重以救其惑故其學遂行秦以是喪天下陵夷至於
勝廣劉項劉項之說可以配廣之禍死者十八九天下蕭然洪水之患說可以配高蓋不
至此也方秦之未得志也使復有一孟子則申韓為空
言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者必不至
若是烈也使楊墨得志於天下其禍豈減於申韓哉由

此言之雖以孟子配禹可也太史公曰蓋公言黃老賈
誼晁錯明申韓錯不足道也而誼亦為之予以是知邪
說之移人雖豪傑之士有不免者况衆人乎自漢以來
道術不出於孔氏而亂天下者多矣晉以老莊亡梁以
佛亡莫或正之五百餘年而後得韓愈學者以愈配孟
子蓋庶輕重幾焉愈之後三百有餘年而後得歐陽子其學
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氏著禮樂仁義之實以合於大
道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以服人

心故天下翕然師尊之自歐陽子之存世之不說者謹
而攻之能折用其身而不能屈其言士無賢不肖不謀
而同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宋興七十餘年民不知
兵富而教之至天聖景佑極矣而斯文終有愧四五於古士
亦因陋守舊論卑而氣弱自歐陽子出天下爭自濯磨
以通經學古為高以救時行道為賢以犯顏納諫為忠
長育成就至嘉祐末號稱多士歐陽子之功為多嗚呼
此豈人力也哉非天其孰能使之歐陽子沒十有餘年

士始為新學以佛老之似亂周孔之實識者憂之賴天子明聖詔修取士法風厲學者專治孔氏黜異端然後風俗一變考論師友淵源所自復知誦習歐陽子之書予得其詩文七百六十六篇於其子棐乃次而論之曰歐陽子論論大德不窮似韓愈論事似陸贊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此非予言也天下之言也歐陽子諱脩字永叔既老自謂六一居士云

潮州韓文公廟碑

匹夫而為百世師

此是二句起頭

一言而為天下法是皆有以參天地之化
關盛衰之運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有所為故申
呂自嶽降傳說為列星古今所傳不可誣也孟子曰我
善養吾浩然之氣是氣也寓於尋常之中而塞乎天地
之間卒然遇之則王五箇夫字如破竹之势公失其貴晉楚失其富良平失其
智竇育失其勇儀秦失其辨是孰使之然哉其必有不
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矣
故在天為星辰在地為河嶽幽則為鬼神而明則復為

人此理之常無足怪者自東漢以來道喪文弊異端並起歷唐貞觀開元之盛輔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於正蓋三百年於此矣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奪三軍之帥此豈非參天地關盛衰浩然而獨存者乎蓋嘗論天人之辨以謂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偽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魚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婦之心故公之精神能開衡山之雲

此段續寫精神

而不能回憲宗之惑能馴鰐魚之暴而不能弭皇父鑄

李逢吉之謗能信於南海之民廟食

廟後百世

而不能使其

身一日安之於朝廷之上蓋公之所能者天也其所不

能者人也始潮人未知學公命進士趙德為之師自是

潮之士皆篤於文行延及齊民至於今號稱易治信乎

孔子之言君子學道則愛人而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潮

人之事公也飲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禱焉而廟

在刺史公堂之後民以出入為艱前守欲請諸朝將新

廟不果元祐五年朝散郎王君滌來守是邦凡所以養民治士者一以公為師民旣悅服則出令曰願新公廟者聽民謹趨之卜地於州城之南七里期年而廟成或

餘意

曰公去國萬里而謫於潮不能一歲而歸沒而有知其

不眷戀於潮也審矣軾曰不然公之神在天下者如水

之在地中無所徃而在也而潮人獨信之深思之至

君萬悽愴若或見之譬如鑿井得泉而曰水專在是豈

精神警晉集

理也哉

王仲儀真贊叙

孟子曰所謂故國者非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
又曰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立兩段起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
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夫所謂世臣者豈特世祿之人
而巨室者豈特侈富結前二段之家也哉蓋功烈已著於時德望
已信於人譬之喬木封植愛養自拱把以至於合抱者
非一日之故也平居無事商功利課殿最誠不如新進
之士至於緩急之際決大策安大衆呼之則來揮之則

散者惟世臣巨室為能予嘉祐中始識懿敏王公於成都其後從事於岐而公自許州移鎮平涼方是時虜大舉犯邊轉運使攝帥事與副總管議不合軍無紀律邊人大恐聲搖三輔及聞公來吏士踴躍傳呼旗旆精明鼓角譁亮虜即日解去見得賓戚不夷處公至燕勞將佐而已予然後知老臣宿將其功用蓋如此使新進應前之士當之雖有韓白之勇良平之奇豈能坐勝默成如此之捷哉

賴濱文

三國論

此篇要者開闔抑揚法

天下皆怯而獨勇則句去好不枯勇者勝

而遇勇則勇者不足恃也智而遇智則智者勝勇

夫惟智勇之不足以定天下是以天下之難鋒起而難

平蓋嘗聞之古者英雄之君其遇智勇也以不智不勇

而後真智大勇乃可得而見也悲夫世之英雄其處於

世亦有幸不幸耶漢高祖唐太宗是以智勇獨過天下

而得之者也曹公孫劉是以智勇相遇而失之者也以智攻智以勇擊勇此譬言如兩虎相捽齒牙氣力無以相勝其勢足以相擾筆力到而不足以相斃當此之時惜乎無有

以漢高帝之事制之者也昔者項籍乘百戰百勝之威

而執諸侯之柄咄嗟叱咤說真智真勇奮其暴怒西向以達高祖其

勢飄忽震蕩如風雨之至天下之人以為遂無漢矣然

高帝以其不智不勇之身說策有力橫塞其衝徘徊而不進其頑

鈍推魯足以爲笑於天下而卒能摧折項氏而待其死

此其故何也夫人之勇力用而不已則必有所耗竭而
其智慮久而無成則亦必有所倦怠而不舉彼欲用其
所長以制我於一時而我閉門而拒之使之失其所求
遂巡求去而不能去而項籍固已敗矣今夫曹公孫權
劉備此三人者皆知以其才不智不勇相取而未知以不才取人
也世之言者曰孫不如曹而劉不如孫劉備惟智短而
急勇不足故有所不若於二人者而不知因其所不足以
求勝則亦已惑矣蓋劉備之才近似高祖而不知所以

用之之術昔高祖之所以自用其才者其道有三焉耳
先據勢勝之地以示天下之形廣收信越出奇之將以
自輔其所不逮有果銳剛猛之氣而不用以深折項籍
猖狂之勢此三事者三國之君其才皆無有能行之者
獨有一劉備近揚之而未至其中猶有抑翹然自喜之心欲
為椎魯而不能純欲為果銳而不能達二者交戰於中
而未有所定是故所為而不成所欲而不遂棄天下而
入巴蜀則初非精地也用諸葛孔明治國之才而當紛紜征

伐之衝則非將也不忍忿忿之心犯其所短而自將以
攻人則是其氣不足尚也嗟夫方其奔走於二袁之間
困於呂布而狼狽於荊州百敗而其志不折不可謂無
高祖之風矣而終不知所以自用之方夫古之英雄惟
揚
漢高帝為不可及也夫

前說不好後略取劉備

右三國論最要看反覆抑揚開闔法

君術

將求御天下之術必先明於天下之情不先明於天下之情則與無術何異夫天下之術臣固已略言之矣而又將竊言其情今使天子皆得賢人而任之雖可以無憂乎其為奸然猶有情焉而不可以不知蓋臣聞之有好為名高者臨財而推之以讓其親見位而去之以讓其下進而天子禮焉則以為歡進而不禮焉則雖富之而不食其祿力為廉恥之節以高天下若是而天子不知焉而發之以厚利則其心赧然有所不平人有好為厚

利者見祿而受之以優其身見利而取之以豐其家良
田大屋惟其與之則可以致其才如是而天子不知焉
而強之以名高則其心缺然有所不悅於其中人惟無
好自勝也好自勝而不少柔之則忿鬪而不和人惟無
所相惡也有所相惡而不為少避之則事其私怒而不
求成功素剛則無折之也素畏則無強之也強之則將
不勝而折之則將不振也凡此數者皆所以求用其才
而不傷其心也然猶非所以御天下之姦雄蓋臣聞之

天下之姦雄其為心也甚深其為迹也甚微將營其東而形之於西將取其右而擊之於左古之人有欲得其君之權者不求知其君也優游翶翔而聽其君之所欲為使之得其所欲而油然自放以釋天下之權天下之權既去其君而無所歸然後徐起而收之故能取其權而其君不之知古之人有為之者李林甫是也夫人旣獲此權也則思專而有之專而有之則常恐天下之人從而傾之夫人惟能自固其身而後可以謀人自固之

不暇而欲謀人也實難故古之權臣常合天下之爭天下且相與爭而不解則其勢無暇及我是故可以久居而不去古之人有為之者亦李林甫是也世之人君苟無好惡之心幸而有好善之心則天下之小人皆將賣之以為奸何解疑者有好善之名而不察其為善之實天下之善固有可謂之惡而天下之惡固有可謂之善者彼知吾之欲為善也則或先之以善而終之以惡或有指天下之惡而飾之以善古之人有為之者石顯是也人

之將欲為此釁也將欲建此事也必先得於其君欲成事而君有所不悅則事不可以成故古之姦雄劫之以其所必不能其所必不能者不可為也則將反而從吾之所欲為古之人有為之者驪姬之說獻公使之老而被禍是也此數者天下之至情故聖人見其初而求其終聞其聲而推其形蓋惟能察人於無故之中故天下莫能欺何者無故者必有其故也古之明王在上天下之小人伏而不見夫小人者豈其能無意於天下也舉

結妙

而見其情發而中其病是以愧耻退縮而不敢進臣欲
天子明知君子之情以蓋當世之賢公名卿而深察小
人之病以絕其自進之漸此亦天下之至明也

南豐文

唐論

此篇大意專說太宗精神處

成康周公輔佐武成於太宗而民生不見先王之治日入於亂以至於秦盡
除前聖數千載之法天下既攻秦而亡之以歸於漢漢

都包漢上品此是句法

之為漢更二十四君東西再有天下垂四百年然大抵
多用秦法其改更秦事亦多附已之意非放先王之法
而有天下之志也有天下之志者文帝而已然而天下
之材不足故仁聞雖美矣而當世之法度亦不能放於
三代漢之亡而強者遂分天下之地晉與隋雖能合天
下於一然而合之未久而已亡其為不足議也代隋者
唐更十八君垂三百年而其治莫盛於太宗太宗之為
過接自前說入太宗
君也謗已從諫仁心愛人可謂有天下之志以粗庸任

民以府衛任兵以職事任官以材能任職以興義任俗
以尊本任衆賦役有定制兵農有定業官無虛名職無

以字要作有字有字要作無字是句法

廢事人習於善行離於末作使之操於上者要而不煩

取於下者寡而易供民有農之實而兵之備存兵有兵
之名而農之利在事之分有歸而祿之出不浮材之品

不遺而治之體相承其廉耻日以篤其田野日以闢以

句是周易說本宗廟
其法修則安且治廢則危且亂可謂有天下之材行之

數歲粟米之賤斗至數錢居者有餘蓄行者有餘資人

人自厚幾於刑措可謂有治天下之效夫有天下之志

此一段是問解說太宗付處

始

有天下之材又有治天下之效然而不得不與先王並者

法度之行擬之先王未備納目也禮樂之具田疇之制庠序

頓處以先王說引提紹起并

之教擬之先王未備抑也躬親行陣之間戰必勝攻必克

些段說得失看莫不二序天下莫不以為武而非先王之所尚也四夷萬古所未

及以政者莫不服從天下莫不以為威而非先王之所
務也太宗之為政於天下者得失如此由唐虞之治五

說入太宗百餘年而有湯之治由湯之治五百餘年而有文武之

如太宗意

百餘年而有湯之治由湯之治五百餘年而有文武之

治由文武之治千有餘年而始有太宗之為君有天下之志有天下之材又有治天下之效然而又以其未備

也不得與先王並而稱極治之時是則人生於文武之

前策眼都在此者率五百餘年而一遇治世生於文武之後者千有

餘年而未遇極治之時者也非獨說民字下生士字民之生於是時者之

不幸也士之生於文武之前者如舜禹之於唐八元八

凱之於舜伊尹之於湯太公之於文武率五百餘年而

一遇下語子生於文武之後者千有餘年雖孔子之聖孟軻之

賢而不遇雖太宗之為君而未可以必得志於其時也是亦士民之生於是時者之不幸也故述其是非得失之迹非獨為人君者可以考焉士之有志於道而欲仕於上者可以鑒矣

救災議

此一篇後面應得好說利害體

河北地震水災隳城郭壞廬舍百姓暴露乏食主上憂憫下緩刑之令遣拊循之使恩甚厚也然百姓患於暴

博

露非錢不可以立屋廬患於乏食非粟不可以飽二者

兩句綱目

此

不易之理也非得此二者雖主上憂勞於上使者旁午

抑揚

於下無以救其患塞其求也有司建言請發倉廩與之

粟壯者人日二升幼者人日一升主上不旋日而許之

賜之可謂大矣然有司之所言特常行之法非審計終

結前說

始見於衆人之所未見也今河北地震水災所毀敗者

甚衆可謂非常之變也遭非常之變者亦必有非常之

恩然後可以振之今百姓暴露乏食已廢其業矣使之

相率日待二升之廩於上則其勢必不暇乎他為是農

說文暢

作文好

說

不復得修其畎畝商不復得治其貨賄工不復得利其

器用閒民不復得轉移執事一切棄百事而專意於待

升合之食以偷為性命之計是直以餓殍之徒養之而

已非深思遠慮為百姓長計也以中戶計之戶為十人

壯者六人月當受粟三石六斗幼者四人月當受粟一

石二斗率一戶月當受粟五石難可以久行也則百姓

下得好

何以贍其後久行之則被水之地既無秋成之望非至

笑得分明

來歲麥熟賑之未可以罷自今至於來歲麥熟凡十月

一戶當受粟五十石今被災者十餘州州以二萬戶計
之中戶以上及非災害所被不仰食縣官者去其半則
仰食縣官者為十萬戶食之不徧則為施不均而民猶
有無告者也食之徧則當用粟五百萬石而足何以辦
此又非深思遠慮公家長計也至於給授之際有淹速
有均否有真偽有會集之擾有辨察之煩曆置一差皆
足致弊又羣而處之氣久蒸薄必生疾癘此皆必至之

害也。且此不過能使之得旦暮之食耳。其於屋廬構築之費將安取哉。

轉

既無所取而就食於州縣必相率而去其故居雖有頽牆壞屋之尚可完者故

材舊瓦之尚可因者什器衆物之尚可賴者必棄之而不暇顧甚則殺牛馬而去者有之伐桑棗而去者有之

其害又可謂甚也今秋氣已半霜露方始而民露處不知所蔽蓋流亡者亦已衆矣如是不可止則將空近塞之

地空近塞之地失戰鬪之民此衆士大夫之所慮而不

可謂無患者也空近塞之地失耕桑之民此衆士大夫

所未慮而患之尤甚者也

何則

失戰鬪之民

異時有警

邊戍不可以不增爾失耕桑之民

異時

有警邊不可以不增爾失耕桑之民異時無事邊糴不可以不貴矣二者皆可不深念歟萬一或出於無聊之計

有窺倉庫盜一囊之粟一束之帛者彼知已負有司之

禁則必鳥駭鼠竊竊美鋤梃於草茅之中以捍游徼之

吏強者既囂而動則弱者必隨而聚矣不幸或連一二

城之地有枹鼓之警國家胡能晏然而已乎况夫外有

結

生下意

結前生後

不重說盜賊文字有四五

夷狄之可慮內有郊祀之將行安得不防之於未然銷
之於未萌也然則為今之策下方紙之詔賜之以錢五

十萬貫貸之以粟一百萬石而事足矣何則今被災之

州為十萬戶

說相破有司

說則

如一戶得粟十石得錢五千下戶常產之

貸平日未有及此者也彼得錢以完其居得粟以給其

食則農得修其畎畝商得治其貨賄工得利其器用閒

民得轉移執事一切得復其業而不失其常生之計與

專意以待二升之廩於上而勢不暇乎他為豈不遠哉

說利害分明

此可謂深思遠慮為百姓長計者也由有司之說則用十月之費為粟五百萬石由今之說則用兩月之費為粟一百萬石况貸之於今而收之於後足以振其艱乏而終無損於儲峙之實所實費者錢五鉅萬貫而已此可謂深思遠慮為公家長計者興前相廟得錢向文字微也又無給授之弊疾厲之憂民不必去其故居苟有頽墻壞屋之尚可完者故材舊瓦之尚可因者什器衆物之尚可賴者皆得而不失況於全牛馬保桑棗其利又可謂甚也雖寒氣方始

而無暴露之患民安食足則有樂生自重之心各復其業則勢不暇乎他為雖驅之不去誘之不為盜矣夫飢歲聚餓殍之民而與之升合之食無益於救災補敗之數此常行之弊法也今破去常行之弊法以錢與粟一舉而賑之足以救其患復其業河北之民聞詔令之出必皆喜上之足賴而自安於畎畝之中負錢與粟而歸與其父母妻子脫於流離轉死之禍則戴土之施而懷欲報之心豈有已哉天下之民聞國家措置如此恩澤

之厚其孰不震動感激悅主上之義於無窮乎如是而人和不可致天意不可悅者未之有也人和洽於下天意悅於上然後玉路徐動就陽而郊荒夷殊陬奉幣來享疆內安輯里無囂聲豈不適變於可為之時消患於無形之內乎此所謂審計終始見於衆人之所未見也不早出此或至於一有枹鼓之警則雖欲為之將不及矣或謂方今錢粟恐不足以辦此夫王者之富藏之於民有餘則取不足則與此理之不易者也故曰百姓足

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蓋百姓富實而國獨
貧與百姓餓殍而上獨能保其富者自古及今未之有
也故又曰不患貧而患不安此古今之至戒也是故古
者二十七年耕有九年之蓄足以備水旱之災然後謂
之王政之成唐水湯旱而民無捐瘠者以是故也今國
家倉庫之積固不獨為公家之費而已凡以為民也雖
倉無餘粟庫無餘財至於救災補敗尚不可以已况今
倉庫之積尚可以用獨安可以過憂將來之不足而立

視夫民之死乎古人有言曰剪爪宜及膚割髮宜及體
先王之於救災賤膚尚無足愛况外物乎且今河北州
軍凡三十七災害所被十餘州軍而已他州之田秋稼
足望令有司於糴粟常價斗增一二十錢非獨足以利
農其於增糴一百萬石易矣斗增一二十錢吾權一時
之事有以為之耳以寶錢給其常價以茶薑香藥之類
佐其虛估不過損茶薑香藥之類為錢數鉅萬貫而其
費已足茶薑香藥之類與百姓之命孰為可惜不待議

而可知者也夫費錢五鉅萬貫又捐茶薑香藥之類為
錢數鉅萬貫而足以救一時之患為天下之計利害輕
重又非難明者也顧吾之有司能越拘攣之見破常行
之法與否而已此時事之急也故述斯議焉

戰國策目錄序

此篇節奏從容和緩且有條理又藏鋒不露
初讀若大羹玄酒湏當子細味之若他練字
好過換處不覺其間又有深意存

劉向所定戰國策三十三篇崇文總目稱十一篇者闕
臣訪之士大夫家始盡得其書正其誤謬而疑其不可

考者然後戰國策三十三篇復完叙曰向平範此書言周

之光明教化修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後謀詐用而仁義

之路塞所以大亂其說既美矣卒以謂此書戰國之謀

士度時君之所行不得不然則可謂惑於流俗而不

篤於自信者也夫孔孟之時去周之初已數百歲其舊

下字破向說法已亡舊俗已要當熄久矣二子乃獨明先王之道以謂不

可改者豈不是孔孟舊天下以太古難行之事最有力警策將強天下之主以後世之所不可為哉亦將

因其所遇之時所遭之變而為當時之法使不失乎先

王之意而已謂孔孟舊法轉換好壞得自然處二帝三王之治其變固殊其法固異而其

為國家天下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謂破有力二子之道如

是而已蓋法者所以適變也不必盡同道者所以立本

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故二子者守此豈好為

異論哉能勿苟而已矣可謂不惑乎流俗而篤於自信

者也戰國之游士則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樂於說之

有力著策處

句蓋一篇骨子

文字相承好不費力

謂上四句

下二句

文字稍

說出骨髓

說出骨髓

易合其設心注意偷為一切之計而已故論詐之便而

諱其敗言戰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為之者莫不有

其害猶可掩

猶如舉手

說戰國策上成

利焉而不勝其害也有得焉而不勝其失也卒至蘇秦

不得

商鞅孫臏吳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諸侯及秦用之

者亦滅其國其為世之大禍明矣而俗猶莫之寤也惟

接往

過

先王之道因時適變為法不同而考之無疵用之無敝

換卦

應前

故古之聖賢未有以此而易彼也或曰邪說之害正也

結有力

餘惠

宜放而絕之則此書之不泯其可乎對曰君子之禁邪

結有力

說也固當明其說於天下使當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為
可從然後以禁則齊使後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為
然後以戒則明豈必滅其籍哉放而絕之莫善於是是
以孟子之書雖平易中帶千鈞之力量有為神農之言者至此一端甚有力勢有為墨子之言者至此前之音息恩都明皆著
而非之至於此書之作則上繼春秋下至楚漢之起二
百四十五年之間載其行事有許多事不可齊固不得而廢也此書有高
誘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三十二篇崇文總目存者八篇
今存者十篇云

送趙宏序

句雖少意極多文勢曲折極有味峻潔有力

荆民與蠻合叔為寇潭旁數州被其害天子宰相以潭重

鎮守臣不勝任為改用人司清又不勝復改之守至

上書乞益兵詔與撫兵三百殿直天水趙君希道實護以往希

道雅擧接間遇予道潭之事予曰潭山川甲兵如何食

幾何賊衆寡強弱如何予不能知能知書傳佳之載若潭

事多矣或合數道之兵以數萬絕山谷而進其勢非不

衆且健也然而卒殲焉者多矣或單車獨行然而以克者相踵焉顧其義信如何耳致吾義信雖單車獨行寇可以為無事龔庭前遂張綱祝良之類是也義信不足以致

之雖合數道之兵以數萬卒殲焉適重寇耳况致平耶

楊叟裴行立之類是也則兵結此段有大廢不能致平致平者在太守

身也明矣前之守者果能此天子宰相烏用改之必改

之為前之守者不能此也今徃者復曰乞益兵何其與

書之云者異耶予憂潭民之重困也寇之益張也徃時

反覆

潭吏與旁近郡斬力勝賊者暴骸者戮降者有之今之

往者將特不為是而已耶抑猶不免乎為是也

此二句蓋欲不用兵

天子宰相任之之意其然耶潭守近侍臣使撫覘潭者郎吏御

史博士相望為我諗其賢者曰今之言古書擬好徃徃曰迂

然書之事乃已試者也師已試而施諸治與時人之自

用孰為得失耶愚言儻可以平潭之患今雖細然大中

咸通之間南方之憂常劇矣夫豈階於始好大哉為近臣郎

吏御史博士者獨得而不思也希道固喜事者因其行

遂次第其語以送之

究立文

景帝論

景帝稱寶嬰沾沾自喜多易不足以任宰相持重乃相
衛綰夫自喜多易不足以持重是也而求持重者必如
綰則已甚矣古之知人者不觀其形而察其情得其妙
而遺其似夫天下之善惡其似者固未必是而其真者
或不可以形求也綰車戲之賤士也其椎魯庸鈍偶似

夫敦厚長者之形耳夫敦厚之士其用之也必有蒙其利者矣豈謂其無是非可否如偶人者哉苟以是為長者而用之則世之可以持重者多矣夫惡馬之奔踶也求其無奔踶可也得偶馬而愛之可乎景帝之相綰也是愛偶馬之類也帝之惡周亞夫也曰此鞅鞅者非少主臣也卒殺之夫天下之情其未見於利害之間者舉此周於和成處若然
以亞夫不納文歸則文勢追
不可知而要之易劫以勢者易動以利不輕許人之私者不輕行其私亞夫之不納文帝於細柳與夫不肯侯

王信可謂不易以勢劫而無私意矣伏節死義與夫見利而心不動非輕勢而滅私者莫能可以相少主而共危難者意非亞夫不可而帝乃反之是徒以其剛勁不苟其形若難制而嫚上者故殺之而不疑嗚呼景帝者求之於形似而失之者也蓋昔者高祖求首尾致讒處傅如意者而不可得得一周昌能強項面折而高祖遂以趙委之夫昌之不能脫如意於死其勢盖有所迫而所以任昌者四五五固相危弱之道也嗟夫周昌以此見取而亞夫乃用是

此後文字平段轉不外事作好使高祖曰得兩全

不免則景帝之與高祖其觀人也亦異矣

用大論

能用大而後能治天下則用大為最難夫惟有所不治

而後能用大矣何則

承上句

細目

治大者莫若立法有所不治而後

法立矣履人之為履也非量

聲音切

國人之足而為之度其中

而為之夫一國之足雖不能盡合乎吾履而中者居多
故雖不知國人之足而不失鬻履之利夫必將人人而
較之則吾之為工不亦甚勞而長短小大之差殊要以

不可盡得嗚呼使吾之為屢足以中國人之足矣雖有所遺而亦何害吾之大利哉通此說者其知用大乎夫立法以治天下者吾之法果足以盡天下之理包羅籠絡使天下之巧智不足以用其姦乎吾知其不能也夏后氏之為忠也使禹不知後世之將野則禹為不智也知而為之是禹亦無如之何也商之質周之文亦猶是也夫以聖人之智猶有所屈於事物之變則立法以求盡天下之理吾知聖人有所不能故立法乎此足以通

天下之情至於聰明之所不及思慮之所難測出於人情之外者吾有所不治也而吾之法立矣且吾法果何

應綱目

出趙

為而起歟無乃出於天下之大情萬物之常理耶嗜膾炙者百人而惡之者一人膾炙之美未害也使吾之法足以當國人之十九則吾之利多矣其所不及焉吾可以無卹矣非不欲卹也勢不可也嗚呼自堯舜三代以來更數聖人其講天下之法亦詳矣然後世可考者如井田封建車徒之制亦不過設為大法而已世之惑者

下

得好

書

策

策

策

策

徒見其為法之略以謂不可以施於事而不知聖人示
之大法不以臆度之區區以預盡天下之委曲苟有不
合亦付之而已一絲之不齊無害其為裘一粒之不精
無害其為食故曰有所不治而後法立矣傳曰小有所
治者大有所失近有所遺者遠有所包此達於治體之
論也或曰量國人之足以為履不畏勞者能之盡天下
之本以立法不厭詳者能之應之曰非勞與詳之避也
國人之足可以盡量天下之情可以盡得雖費終身之

力而為之何憚焉吾知決不可為也吾不若從其逸而不失為利者為之也嗚呼何至屑屑然語治天下之勞哉知所以立法而後知用大知用大而後能不出戶而天下無遺慮矣



古文關鍵卷下